

时，双方谁也没有吭一声，但却蜂拥而
上，一场鏖战在密林中展开：只见身影飘
忽腾挪，刀叉的撞击，木棍的挥舞……

灵物

Lingwu

蜀虎◎著

—蜀虎中短篇小说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Lingwu

——蜀虎中短篇小说选

蜀虎◎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物: 蜀虎中短篇小说选/蜀虎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059-5425-3

I. 灵… II. 蜀…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5691 号

书 名	灵物——蜀虎中短篇小说选
作 者	蜀 虎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陈若伟 张海君
责任校对	陈亚美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6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425-3
定 价	15.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作者简介：周春生，笔名蜀虎，男，1962年8月生，重庆市秀山县人。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业余创作，1986年调入公安机关后停笔。因对文学痴心不改，在师友们的鼓励下，近年重新提笔，但仍未摸到进入文学殿堂的门槛。曾在《民族文学》、《民族》、《重庆日报》、《蹊峒》、《人民公安》等报刊发表过小说、诗歌、散文。

1992年底由四川黔江地区调入大连市公安局工作，一级警督。

责任编辑：陈若伟

张海君

封面设计：● 爱斯设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山里人的心和我们一起跃动

——序《灵物》

朱辉军

从川湘黔鄂交界的武陵山区走到沿海大都市的警官蜀虎，对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那块土地念念不忘，虽然离开了多年，却依然梦绕魂牵。于是，工作之余，他把对故土的思念和对乡情的回忆写了下来，这就是这部中短篇小说集《灵物》。

我与蜀虎素昧平生，是好友荐我读一读他的作品。我听说是一位警官，又任职于沿海城市，业余却去写小说，而且写的主要还是内地山区发生的故事，诧异之余不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多次去过那一带，武陵山、张家界以及桐柏山等等，沈从文描述过，黄永玉描绘过，还有不少影视作品也反复展现过。那的确是一块神奇的土地！

轮到蜀虎，还能写出些什么来呢？他倒是真以比较老到的笔触，带我们走进了大山的更深处，走进了古风犹存的老村寨，走进了土家族的吊脚楼里，还走上了只有雄鹰才能驻足的崖顶。领着我们去领略乡土乡情和民风民俗，让我们见识了从沈从文甚至黄永玉所写过的以后几十年中山里人生活的变迁。蜀虎真算得上是一个好“导游”，他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

悉,对那里的风俗民情烂熟于心,所以,他比许多职业导游都能更好地引领我们,去体会武陵山区所特有的魅力。

这么说,可千万别将文学当作了“导游图”。文学,以及艺术,乃是人们心灵的剂方。蜀虎看来也深谙此中三昧,因此他并不是带我们去探胜,去揽幽,或去猎奇,而是让我们去了解和理解山里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

山里人是和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淳朴实在,剽悍豪爽,让我们这些长年受现代文明熏陶得精致优雅到有些纤细柔弱的人们,简直羡慕得不得了,神往得不得了。在作者笔下,土家族的彭娃仔和苗寨的邬尢娃,都武艺超群,也都骁勇好斗,敌对多年之后又在一次狩猎中添上新仇。结怨了数十年,一当他们得知双方所爱的人因他们的宿仇而离开人世,又尽释前嫌,不求同生却祈愿同归(《红枫林》)。山里人就是这样的率直质朴、单纯善良!他们真的是敢恨又敢爱,彭娃仔终老深恋着苗姑娘,“莲”为了她心爱的小哥不惜背井离乡(《黑草》)。他们也敢作敢为,信守承诺,义薄云天。长庚族长用一生来完成只有一面之识的青年军官的嘱托,而当了工人、并做着作家梦的阿堂,则以羸弱之躯勇斗歹徒,差点洒尽他血管里所流淌的山里人的热血。这个阿堂,让蜀虎刻画得活灵活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说明蜀虎塑造人物形象的深厚功力。

但是,山里人真和我们有着质的差别吗?没有!他们的心其实是和我们一样跃动的。尽管他们和我们之间隔着大山,可我始终认为:“世外无桃源,天堂在心间”。田园牧歌、山林野趣恐怕只是我们永远无法寻回的梦了。即使是生活在仿佛像桃源的山里人,他们也并不总是无忧无虑、安于现状,他们也有对生存状态的不满,也会因生活境遇的不平而烦恼和苦闷;他们也时常向往着山外,对幸福的生活充满了憧憬,对美好的未来充

满着遐想。《边镇逸事》就写到动荡年代的龙岩,虽然身上还留着他祖先的野性,常与寨子里妖媚的女子偷情,但在关键时刻却坚持维护全体村民的利益,因而遭到了不测。最后以残躯见义勇为身亡,却又因那一段不光彩的往事而得不到公正的评价,死后也未得安宁。这是蜀虎最出色的短篇之一,龙岩也是他塑造的最耐人寻味的人物形象之一。比龙岩幸运的是早年历经坎坷的康巴(《山民康巴》),年届中年后赶上了改革开放,并且还找到了致富之路。但遗憾的是,恰好这一段蜀虎写得失去了平日的光彩,还不如他在《险路》里写到的几个山城少年混混出彩。可进了城、有点钱或从父母那里能得到资助的山城少年,他们的举止做派,却更让人揪心。当代的山民们,在经济状况下和迈向都市化的过程中,其生活和心理大约多半都徘徊在十字路口。现在全民都在关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那“新农村”究竟是什么?它应当既要“新”在田园阡陌、农舍村路中,更要“新”在山民的观念、村民的生活方式和农民们的整体素质上。而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们怎样在让他们“与时俱进”的同时,既保持他们纯朴的心灵、可爱的性格、富有特色的习俗,又让他们经受现代文明的洗礼,追赶上时代发展的步履。好多人至今还未意识到这一点呢!这可以算得上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是常常将文学、戏剧、影视等叙事艺术,当作人的心灵史和精神史来看待的。但不能因此忽略了艺术特有的规律,置艺术的独特表达方式于不顾。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人的心灵和精神经由文艺家传达出来,就不仅反映了所表现的对象的精神状态,也体现了文艺家自身的精神状态,还折射出了时代、民族的精神状态,最后又凝结为同样是文明成果的艺术形式之中。

《灵物》中的作品,从艺术水平上看应当说参差不齐。但其

中能代表作者创作水准的,都具有含蓄凝练、意味隽永的特点。作者有相当的文学素养,下笔很有分寸,很少乱铺陈,更不滥煽情,与那些受影视副作用影响的小说相比高下立现。而且直抵人们心灵深处,让人回味无穷。虽说这还是走传统的路子,可走得对路,也远比瞎玩技巧、玩时尚、玩理念等强多了。

深秋的午后,我读着这样的作品,仿佛也回到了没有都市喧嚣、没有功利算计、没有严酷竞争的少年时代,如沐春风,如饮甘泉,身心通畅而又若有所悟,实在是很惬意,实乃一种难得的享受。相信能静下心来读书的人,也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吧。

是为序。

2006年11月11日

目 录

阿 堂	(1)
边镇逸事	(12)
边城小景	(24)
黑 草	(32)
红枫林	(36)
灵 物	(44)
认“人!”	(47)
山民康巴	(49)
山寨逸事	(60)
狩 猎	(66)
武陵絮语	(69)
回龙寺	(84)
霞 光	(94)
险 路	(97)
意 外	(107)
童 年	(109)

阿 堂

—

这一年的初冬,我被分配到 A 机械厂当技术员。同一个房间住的,是一个比我年长的大小伙子,因新来乍到相处时间不长,彼此很少搭话,只感觉到他总伏案在写什么。

一个阴霾的星期天下午,我从外面回来。寝室门虚掩着,一位小工友正坐在我床沿上,手里拿着一支笔,对着正在随意翻着一部砖头厚的大书的同室工友,问道:“阿堂,那妯娌的‘妯’字怎么写?”

叫阿堂的朝我点点头,轻轻合上书,站起来走到后窗边朝下面的小溪吐了口痰,然后神色凝重地回到前窗的桌旁坐下,取笔展纸,沉思片刻,便在纸上刷刷写几下,坦然地将纸递给那位小工友。尔后,阿堂木然地凝视着窗外烟囱林立的厂区。我见那小工友锁着眉头,瞪着纸条发愣,便凑了过去,看到纸条上赫然写着一个“女助”。我正欲开口,那小工友先发话道:“阿堂,这字怎么神似形不似,是这么写的?”

“怎么不是!”阿堂头也没回,不耐烦地说。“这是我创作中的常用字。尊重女人,是文明社会的主要特征,我还专门研究过带女旁的字,未必会如此健忘。岂有此理!”

看到阿堂这个架势,小工友站在原地吱声不得。我见状,忍不住掏出笔在那纸上写了“妯娌”两个字,那小工友猛拍一下脑袋,笑

着喊道：“我是觉得不像嘛。老阿，你来看看这两个字！”

阿堂拿起我写的看了一会，抬头瞟我一眼，说：“哦……这是简化了的。我那是繁体字，还是简化字好记。唉，啧啧，这字简化成这个样子了！”阿堂忧郁地摇着头，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伤感而惋惜。

小工友走后，我才认真地注意到阿堂来：他的脸苍白而瘦削，蓄着披肩长发，穿一件T恤衫，一条水磨苹果牌牛仔裤，背似乎有点佝偻，两眼无神，但又极力显得精神饱满的样子。他床头靠窗处有张宽木桌，上面堆满了许多大部头的书，都罩着厚厚的灰尘。一盆文竹旁是一座鲁迅塑像，塑像下是一行字：迅翁未竟事业，吾完成它！撰起的稿子第一页有竖写的枯黄字迹，标题套上纹路：《欢喜人生》。

“阿哥！”我怯怯地喊道。

“老实说，我姓甄，名仁。因集阿Q和堂吉珂德二典型人物之字首故取笔名阿堂。但多年来朋友们忘了我的真名，以阿堂称呼我，这就此沿袭下来，倒把真名淹没了。往后，你也叫我阿堂吧。咱俩既然同室而不操戈，就宛若家人了！”阿堂说得挺腼腆的，过来握了握我的手。

“您会写小说？”我好奇地问。

“不，只是在无聊的生活中寻讨解脱而已。生活乏味无聊，从何写起？要是生在可以随意出走的年代，我也会写出‘南行记’的。而咱这地方空气污浊，环境恶化，人物龌龊，生活如一潭死水。我也曾留心，哪些人爱见风使舵，什么人善阿谀奉承，谁又怕事猥琐，可苦苦编出来的美文，编辑刀笔一挥，咔嚓！……唉。不过我还是算个业余青年作家。”阿堂说着，用力揉揉眼皮，扩扩胸，用笔头搔搔头皮，走到桌边坐下。回头对我又说：“你刚来，还感觉不出这里空气的异样，能与古代的清幽幽静相媲美？既无伯乐发现你，亦无尊长劝勉你，我辈真是生不逢时哟……唉呀！歉意，实在歉意。你瞧，我只顾瞎侃，都一起住这么久了，还没请教你的尊姓大名呢……”

我同阿堂认识后不到二个月，被厂里派到武汉学习车床改造

技术,直到年底才返回厂里。

二

这天下午,我收拾好属于我的半边房间后,便想在阿堂桌上找本杂志翻阅。我看到他桌上有一精致的镜框,里面镶嵌着一张金箔纸,朝近定睛细看,只见上面写到:

阿堂之长久创作计划也

第一步:吾需博览古今中外文史哲名著三千部,用十年时间足也。

第二步:自传《梦幻童年》、《激情少年》、《火热青春》、《爱情历程》、《峥嵘壮年》、《啊!夕阳红》、《创作探索》、《华夏变迁》,前后相继费时约十五年;写《荷马传》、《但丁传》、《雨果传》、《萨特传》,十年完成。

第三步:《漫评世界文学名著》、《莎剧的成就》、《人间喜剧的写作技巧初探》、《托翁三大小说的艺术特色》、《红楼梦赏析》、《楚辞直解》、《李白论》。将抛之十年时光矣。

第四步:写二部长篇小说,效仿巴尔扎克;三本诗集,师承歌德或惠特曼;四十篇短篇小说,贴近鲁迅风格;五十篇随笔,神似茨威格。共用十五年时间足哉!

以上计划按吾活八十五周岁而拟定。

我被阿堂这庞大宏伟的创作计划震慑住了,惊愕得半晌说不出话。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喊声:“亲爱的挚友,今天您贸然莅临,使吾寒舍顿时生辉,孤家不甚喜悦之至!”门砰的开处,阿堂蹦进屋里,扑上来紧紧地搂住了我的腰部,口中的热气直喷在我脸颊上。我既喜亦惊,忙推开阿堂,说道:“不客气。”

时值隆冬,窗外飘起雪花来。阿堂冲向窗口,颤栗着喊道:

“哟……天公终于…降下这白盐似的雪了。冬姑娘,感谢呀!……感谢您将自己蓄藏已久的碎银赐给这贫寒的人间……”

阿堂的穿着令我大惑不解,这样寒冷的季节却只穿一套晴纶运动服,居然还敞开领口的拉链!我问穿这么点衣服图啥?他咬着腮帮,器宇轩昂地答道:“因为我身体太虚弱。我曾尝试过不吃盐,以图有强壮的身体,因我们的祖先没有盐吃,照样力能扛鼎。咬牙坚持半年多,实在熬不住了,医生也讲再这样下去我就毁了。我虽出师未捷,但体验到了不吃盐的生活。后来,我看到一篇文章介绍香港有位作家,原身体虚弱不堪,经在冬天里穿单衣服耐寒锻炼,身子骨立马强壮。我仿照他的方法练,明年力争达到赤脚像红军长征在雪地上走的程度。赶上他!”

阿堂的双唇虽呈乌铁色,但唾沫横飞,神态坚定,两颊还泛起了红潮。我想起邻近水泥厂大门旁,有家叫“杏花村”的酒馆,便邀阿堂去喝两杯,他欣然同意。我俩直奔酒馆。

酒馆里蒸气弥漫,热气冲人。缘于天寒地冻,来喝酒驱寒的人不少,只见谈笑风生的、猜拳的、压着嗓门哼小曲的、被酒灌得昏昏然的、专来瞧别人喝醉酒的,应有尽有。一伙穿得怪模怪样的青年围着一张八仙桌叫喊着,其中两个随着收录机里软绵绵的曲调扭晃着腰身,舞步遍跄。阿堂牵着我到远离那伙人的一张桌边坐下,叫了四瓶啤酒,一碟盐水花生,一盘怪味胡豆,一斤麻辣牛肉。

阿堂喝酒快捷豪爽,并即席说起李白酒醉吟诗杨贵妃研墨侍候的典故,正说到兴头处。忽然,传来一阵肉麻的笑声,那伙怪模怪样的人中间,一个穿花呢西装的手执酒杯,大声说:“各位稍安勿躁。小弟偶得一诗就教于方家,诗名是‘答劝我戒酒者’:酒啊酒,三点水添个酉,院坝里晒包谷,鸡在团转走,若是鸡不啄包谷,我便不喝酒。……还有,古人曹孟德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孟德六句我六句,古唱今合,相得益彰。来,一饮而尽!”

“慢点！等我说不笑话，以助酒兴。”一个满脸胡须剃个泰森头的壮汉跳上桌子。“当年老子做学生时，有次跟老师到乡下支农，在田埂上割麦子。突然，老师啊呀一声，甩掉镰刀，两手捂住裤裆，脸色刷白。他老婆忙问出了什么事，老师讲有只老鼠钻进去了，老婆听后大叫不止，急得团团转，好一阵……”

“妈的，有什么好笑。要是钻进他老婆裤裆那才妙呢！”一精瘦歪嘴的高个说完，引起一阵放肆的哄笑。

“太不像话了！”邻桌的低着声说。

“谁敢惹这些混子。”另一桌的人起身，边走边摇头说。

我亦感到有些扫兴。忽然，“叭”的一声，吓我一跳，只见阿堂铁青着脸，霍地站起来，双目圆睁，指着那伙人骂道：“文明点行不？社会的垃圾，青年人的败类！”

那边蓦地也跳出来一个，咬牙切齿道：“妈的，你小子骂谁？活得不耐烦了！”说着径直朝我们闯过来。阿堂挺着胸部早迎上去，被那人伸手一搯，翻身滚向屋角处，头在墙壁上撞得咚的一声。可他反应特敏捷，手掌拍地一跃而起，照直又顶向那人。我死命抱住阿堂，急得直喊有话好商量，千万别动粗。阿堂挣扎几下，见我死不松手，便煞白着脸，喘着粗气，瞪着那个盛气凌人的歪嘴喊：“迟早有秋后算帐的一天！”

由于发生的事情太出人意料，一路上，除了踩在雪地上的咔嚓声，我俩都默默无语。因是我邀阿堂出来喝酒的，心里还多了一层负疚感。当晚一夜无话。

清晨，一阵吆喝声把我吵醒。我披上大衣循声走近窗边下看，原来是阿堂穿一件红背心褂子在雪地上挥拳乱舞，练得挺卖力。我跑下楼，招呼阿堂快回屋去，免得患感冒。阿堂轮我一眼，朗声应道：“你懂‘闻鸡起舞’吗？李白只身用剑斗过老虎，屈原也身不离佩剑，连塞万提斯都当过军人。西洋拳有破绽，太极拳欠刚猛，猴拳招式太丑，我正在摸索，自编一套适合我的拳术。哼！练成拳

手就更不畏惧那些地痞了。我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铁杵磨成针亦非一日的功夫。你、看我将来……阿嚏！”

阿堂接连五六个喷嚏，直打得他脖子青筋暴露，两眼翻白，整个身子萎缩成了一团。见此情状，我用大衣紧紧将阿堂裹住，拚命把他推回到寝室。此时，阿堂已经有些语无伦次了。

三

阿堂邀我到山边小溪旁散步那次，是他因感冒引起多种病复发住院两个月后，回厂上班的第四天。我不善辞令，可这天阿堂的话也恁少，我们就这么沉默着，一直踱到小溪的尽头。我转身回走，阿堂却站在原地没动。他满脸绯红，呼吸急促，神态特别的异样。我正疑惑不解时，阿堂开口了，他说：“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呀！唉，我被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了。我俩是一个车间的，她常在我手里借书看，还跟我谈于连、普希金和玛丝洛娃。你不认识她？其主要特征就是那双水汪汪的明眸和窈窕的身段。虽然，我的理想还没实现，不该……但马克思十八岁就与燕妮恋爱上了，并产生了许多充满柔情的诗篇。还有歌德、屠格涅夫和郭沫若的早恋生活。我，以为有了生活激情就会产生，加上技巧，东西就自然出来了。”

“你俩是一个车间的？”我顿时来了精神问阿堂。

“以前不是。她崇拜我，就要求调到我的车间来了。这次我偶染微恙，她代表车间专程去拜谒我，使我骤增战胜病魔之勇气。”阿堂自豪地说着，拾起块扁石朝溪面打去。随即，又扳着我肩膀，摇摇头，两眼霎时暗淡下来，脸色也渐次灰黄。他轻声说：“不，现在绝不能。中国作协会员证还未拿下。为了我的创作，不谈！”

我见阿堂神情颓丧，便宽慰他道：“不用太焦急。观察一下嘛，看她是否真有心。这些……你看呢？”

“……”阿堂欲言又止。

凌晨三点,我被阿堂摇醒了。他盯着我十分庄重地说:“这事我看不宜再拖。”

“什么事?”我惺忪着眼茫然问道。

“我和她的事呀!你装什么糊涂。这事得弄个水落石出,免得牵肠挂肚的。我反复权衡后,认为你代替我去问问她。你为人持重厚道,这事非你莫属。何况炎黄子孙自古只兴媒妁之言,怎么样,去做次红娘吧。”阿堂说完,紧握住我的手。

“我!”我从床上弹起来。“你没有搞错吧!我根本就不认识她,从哪说起?你这想法有点荒唐。”

“你看,这么点风浪就把你吓倒了。”阿堂有些睥睨我。“朋友有难,你能袖手旁观?我老阿岂是随便开口求人的!你要逼我去演洋鬼子跪着求爱那套把戏!好啦,你就当救我一命吧。”

“去。”我无法形容阿堂当时的眼神,他的真诚打动了,一股豪气从心底涌起。

“这才像患难兄弟。中午时,她喜欢一人呆在车间里。下午,我在厂后山脚等你……喜报。”阿堂说完,蒙头便睡。

“天亮就去啊!”我喊道。回答我的是阿堂雷鸣般的鼾声。

中午,下班铃一响,我便忐忑不安地朝阿堂所在的九车间挪去。我见有个女青年蹲在地上看图纸,因阿堂说过他们车间就一个女的,我猜这人就是“她”了!我蹑手蹑脚挪到她身后,半天做声不得。她似乎感觉到了,抬起头,熟人似地笑着站起来。她问我:“技术员,有事?”

一个唇红齿白亭亭玉立的靓女仿佛从天而降,耸立在我眼前。我顿时懵了,眼前金星乱窜,几乎晕厥过去。但我还是稳住了,待情绪平稳后,硬着头皮我对她说道:“嗯……你好吗?啊不。我是说阿堂觉得你人好,你们又有感情基础。所以,阿堂想与你……但不知道你的态度,他托我来问你。我们住一个房间,我不好推脱……请你说句话表个态,让我给阿堂捎回去……”